

末代皇帝傳奇(八)

(本文插圖刊第54、55、56頁)

——危險戀愛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長白山上祖先故事

皇上的無望與苦悶，帶給婉容的是寂寞與痛苦。在侍衛余思文的身上，她又迷茫地尋覓到一點點的安慰和歡樂。

這時已是初秋季節，婉容常常帶着侍女到帝宮西花園漫步散心。這裏雖沒有什麼奇特的景物，但總可以使她暫時解脫一下心中的煩悶。

這天，婉容懶散地漫步在西花園的草地上，侍女爲她拿着披肩隨在身後。婉容覺得無聊，不願再往前走：「這兒也跟樓裡差不多，讓人氣悶。」說完坐在假山邊兒的石臺上。

「小心別涼着。」侍女爲她披上披肩。突然，西花園大門口閃過一個人影，婉容一眼便認出那是余思文。「快去請余侍衛來，說我有事找他。」

「是。」侍女忙過去叫住余思文。

余思文沒有立即隨宮女來見皇后，而是遲疑地問侍女：「皇后沒說有什麼事嗎？」

「我們哪敢問哪！」

余思文解釋說：「御用卦吉岡先生又來找皇

上，皇上又不高興了，剛剛去了御書房，你去告訴皇后一聲，我去就來。」

侍女喃喃地說：「還是你自己去吧，我們說了，皇后會不高興的。」

「好！」余思文與侍女一同進了西花園。

婉容正面帶喜色的去掐山石根兒底下的小花，她雖然沒有抬頭，但已知道余思文已經站在自己身邊了。她問：「皇上不是要來花園一塊玩嗎？」

「這會兒皇上正和吉岡先生在健行齋談話，怕是不能來啦。」

「吉岡，又是吉岡！他怎麼像個影子似的總是跟着皇上，真讓人討厭！」婉容生氣地說。

「吉岡不知又要給皇上出什麼難題，我得趕快去瞧瞧。」余思文說着就要走。

「回來，」婉容叫住余思文，「我還有話跟你說呢！」

余思文忙轉身道：「有什麼話您就說吧。」

婉容見有侍女在身邊，不便開口，便坐在石臺上，緊閉雙唇，含情脈脈地看着余思文。

余思文見婉容有話不說，自己欲走不能，便

爲難地站在那裏。婉容見了他的窘相，抿嘴嫣然一笑，真想拉他坐在自己的身邊，怎奈有侍女在場，不可失了身份，爲了使余思文能够鬆弛下來。於是，故意咳了兩聲對侍女說：「皇上受了吉岡的氣，準會不高興，你去我的書房把照像機取來，一會兒哄着皇上照像玩，他不能總嘟囔着臉吧。」

「上次您還給我照了一張呢！」侍女答應着高高興興地走了。

婉容和余思文目送着侍女的身影消失在西花園的大門口，兩人同時長嘆了一口氣。

這時，園子裏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他們深情地互相望着，呼吸越來越急促，也不知道是誰先邁出了第一步，當兩人只剩一步之隔時，又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脚步。余思文的眼光在婉容的臉上急掃而過，不敢停留。婉容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撲向余思文。她突然感到一陣頭暈，身子晃了幾下，即刻靠在假山石上。

「您……您怎麼啦？」余思文一步跨到婉容身邊，看着她那難受的樣子，欲扶又不敢碰，他不知怎樣才能使皇后平靜下來。

「噢，我沒什麼，你不要為我擔心，我一會兒就會好的。」她睜着失去以往光彩的眼睛看着余思文說：「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你不要走，你不能走。」

「好，我不走，在這兒陪你。」余思文說。婉容爲了安慰余思文，便指着園中的假山問：「你在這住的時候也不短了，聽說過關於這座假山的故事嗎？」

「聽說這座假山是皇上讓工匠們仿照長白山的樣子修建的。」

「嗯，你說的一點兒也不錯。」婉容肯定地說，「皇上的用意你可知道？」

余思文非常神秘地說：「因爲皇上不忘復興大清國，長白山是祖宗的發祥地。」他怕有外人聽見，所以把聲音放得特別低。

「是啊！不忘復興大清國。」婉容手扶着山石，眼睛望着遠方微笑說：「長白山還有一個極好聽的故事，你知道嗎？」

余思文搖搖頭說：「不知道。」

「好，我講給你聽。」婉容輕步來到僻靜處，倚在山石旁，仰望藍天慢慢地說：「傳說我祖發跡於長白山，一天，乾木兒的女兒佛庫倫到天池洗浴。忽然，三只靈鷲口含紅果，墜落在佛庫倫身上，佛庫倫便吞下了紅果，以至懷胎，後來，生下了英武而俊美的男兒，這就是我們的祖先……」

「我懂了，」余思文忘情地向前攬住婉容的手說，「您幹嘛要講這個故事給我聽。」

「難道你不願意聽嗎？」婉容問。

「不，我是怕，怕我們的關係敗露出去，更怕皇后您會像故事中的佛庫倫懷有身孕……」

婉容忙抬手，捂住余思文的嘴，不讓他把話說出來。「別說了。」

余思文搬開婉容的手說：「你不怕會有佛庫倫那樣的結果嗎？」

「真的能像別的女人那樣，有自己的親生骨肉相伴，我的生活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無聊苦悶。」婉容傷感地搖頭嘆氣，「唉，今生怕是不能了。」

皇上祇在佛堂念經

「別說這些傷心的話，願蒼天保佑我們……」

「保佑我們什麼？」婉容盼着余思文能像他們剛剛相愛時一樣，做個永遠的朋友。

「我也說不清楚。」余思文心不在焉地說。婉容哪裏知道，余思文對她的熱情，已像天上的流星一樣，一閃即逝了。

就待衛官卑賤身份和高貴的皇后之間，確實有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可是余思文却不這樣想，要是那樣，一個奴才怎麼敢與皇后私通？怎麼能在宮中爲所欲爲？怎麼那麼多下人，日本人偏偏給他恩惠和偏袒，他心裏早有一本帳，要不是他按照日本人的安排，隨時窺視皇上的心思和行動，並提供給日本人，他是不會有今天的。皇上和皇后，被挾持到東北，成爲日本人手中的一張紙牌，還不是由於他余思文的精彩表演。他清清楚楚地記得，皇上被驅出紫禁城，來到天津，

已經適應了那種寓公生活，光復祖業的美夢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淡漠了。日本人爲了獨霸滿蒙，實現「東亞共榮」，煞費苦心地在溥儀身上打主意。一天夜裏，余思文慌慌張張地來見皇上，驚恐地說：「可不好啦！有炸彈，有炸彈……」此刻，正在飲茶的溥儀嚇得將茶杯掉在地上。皇上得知是有人送來的兩籬蘋果裏藏了兩顆定時炸彈，從此動搖了久居天津的決心……余思文想到這裏，心裏暗暗地笑了，爲自己同日本人配合的如此天衣無縫而感到得意。

不知什麼時候起風了，吹得樹葉嘩啦啦作響。余思文望了一下擺動着的樹葉，忽然想到皇上同吉岡的談話也該結束了。於是，他用眼睛偷偷地瞟了一下婉容說：「時候不早了，我該去看看皇上，一會兒那丫頭取像機回來了。」

經他一提，婉容也想起自己打發侍女取照像機的事，戀戀不捨地看着余思文走向勤民樓的身影。

少頃，侍女拿照像機從大門口走來，向婉后報告說：「皇上已經跟吉岡先生談完話，從健行齋回來一臉的不高興，一個人進佛堂了。」

「這麼說，皇上是不來花園了，一定受了吉岡的氣，一個人念經消愁呢！」婉容看着侍女手中的照像機說：「這個也用不上了。」

一腔哀腔傾注琴上

「皇后要是不嫌棄，我獻醜給您照一張吧！」

「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婉

容說完找了一塊花草繁茂的地方，「就這樣好嗎？」侍女過來為她整理了一下披肩說：「您真美。」

婉容確實很美，她身穿花色旗袍，披肩搭背，鳳簪高挽，站於花草之中，端莊秀氣亭亭玉立，招人愛看。侍女興致勃勃地為她拍了一張像，還要再拍幾張，但是婉容却已沒了興致，她勉強應酬着給侍女也拍了一張，便堅持着要回房休息。

婉容心中充滿惆悵之情回到了自己的臥室，她痛苦地沉思：我的生活為什麼總是這樣孤獨，這難道是命運的安排？她開始心安理得地相信命運了。

溥儀今天雖說是受了窩囊氣，又唸了大半天的佛經。到了晚上，還總算給婉容點面子，下樓和她一起用膳。

近一年來溥儀的癖性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不再努力復辟，他知道自己鬥不過日本人，便逆來順受，把自己的身心「托付」給了佛主，佛堂成了他精神寄托的最好場所。對生活他早已失去了信念，對婉容也就沒有了感情和興趣。今天，能和婉容一起用膳，也算是最大的恩賜了。他們默默無言地用過飯，婉容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門，對着這個陌生的世界，苦熬餘年。

溥儀用過飯後，重新又回到佛堂，點燃了手中的香烟，坐在那兒愣着出神，要不是燒着的烟火燒燙了手，還不知要愣到什麼時候。突然，他神經質地好像想起了什麼，把烟掐滅，繼續唸起經來。

婉容半躺在臥室的沙發上，手裏拿着畫報，心不在焉地胡亂翻着。不知不覺來了烟癮，命進來送茶的劉媽叫趙太監準備烟具。

婉容由於長時間的寂寞和苦悶，常常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慢慢地使她的身心健康都受到影響，常常神經痛。為了治病，慢慢染上了吸大烟的嗜好，並專有一個趙太監伺候她吸烟。

太監聽劉媽說，皇后又來了烟癮，忙揣着早就預備好的烟具來到皇后屋內，跪在皇后身邊，遞上烟槍。

婉容深深地吸了幾口之後，覺得很過癮，閉上眼睛，讓太監下去。

劉媽趕緊遞過熱茶：「您喝點兒吧！」

「先擱那兒吧！」婉容慢慢坐起來，走到窗前，撩起窗簾看着剛剛露出臉兒來的月亮，無限惆悵。好像大烟的刺激也不能使她完全振作起來，她對着彎月輕聲說道：「謝謝你，又來看我，讓我彈個曲子給你聽吧！」

婉容情思意苦地彈起鋼琴，對月哀訴，哼起詩人陸游的《釵頭鳳》，「東風戀，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她無心再彈奏下去，痛苦地趴在鋼琴上。十幾個琴鍵同時被壓得悶聲悶氣地發出了嗡嗡聲。一直侍立在旁邊的劉媽輕聲勸道：「時候不早了，該歇着了。」

「歇着？」婉容淚眼汪汪地抬起頭，看着關心她的劉媽。

「是啊，該歇着了。這麼晚了，您在這裏彈琴落淚，皇上又在佛堂打坐，求祖宗在天之靈暗

中保佑。看着你們都這麼難過，我這心裏也不好受哇！」劉媽說着提起衣襟擦着流出來的淚水。

「是啊，大家都不好過。」婉容不再想說什麼，只想把心中哀怨傾注在琴鍵上，便頭也不抬地又彈唱起來：「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透鮫綉透啊！……」琴聲穿過門窗，傳向走廊，樓外……

身為皇帝的侍衛官、親信的余思文，此刻掛念的不僅僅是皇上，更讓他懸心的倒是愁緒滿懷的皇后，吃過晚飯，回到自己的住處，他煩悶難解，偷偷喝了幾口悶酒。仍不能沖淡他心中的恐懼、煩惱和惦念。不但沒有借酒消愁，反而愁上加愁，他走出房門，站在院裏，抬頭看見婉容臥室燈光尚亮，並聽見琴聲，他洗耳傾聽着。

婉容那修長的十指，在琴鍵上交替彈奏着，琴聲時而像潺潺流水，猶如小溪的纏綿細語，時而又像大江的波濤在怒吼，噴吐着胸中的怨忿。

余思文看着他和婉容常常相望的窗戶，聽着琴聲，無限感慨，不覺忘情地解衣敞懷，對着明月說道：「敞懷獨立院中央，月夜暗把知音賞。」說完又暗暗責備自己，還不及一個女人，敢於傾吐內心的苦悶。於是，他甩開衣襟，邁着大步進了緝熙樓，向婉容臥室走去。

余思文上了樓梯，剛走到拐彎處，就聽見有人說：「皇上念經的時間，怎麼越來越長啊，這會兒還沒歇下呢！」

又一個人搭話說：「皇上也是讓日本人嚇得整天心驚肉跳，吃素念經地求佛爺保佑。」聽這兩個人的說話的口氣，余思文知道是一坐

更」的大監在聊天。他止住步，猶豫着是否還上樓去。他想了一會兒，便來到兩個太監身邊。

「皇上歇下了嗎？」余思文問太監。

「正念經呢，誰都不許進去。」太監學着皇上敲木魚念經的樣子說。

「今兒我高興，替你們守一會，你們趕緊去吃點宵夜吧！」余思文說。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兩個太監晚飯吃得很早，現在已將近十二點了，肚子在餓得咕嚕咕嚕地有點兒難受呢。於是非常感激地說：「謝謝您，這會兒我們哥兒倆的差事就在您身上了，萬一皇上問起來，您可得給我們兜着點兒。」兩個人高高興興地下樓了。

余思文看着太監的身影消失在樓梯處，便輕手輕腳地走向走廊的另一頭兒，進了婉容的臥室……等他出來的時候，兩個太監早已吃完宵夜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盹。他們眯着眼睛，瞧着余思文悄悄下了樓，兩個人同時睜開眼睛，捂嘴笑起來。

「你都瞧見了？」太監問。

「我可沒瞧見是誰。」另一個太監說。

「你別跟我要鬼心眼兒。不過，有句話咱們得說到前頭，不管出來、進去的是誰，用嘴努了一下婉容的住處，咱可不能出去亂講，要是傳出去，不但娘娘饒不了你們，皇上也不會讓我們活着出這個大門。」

「這個我懂，就是咱們長了八個腦袋，冒着斗膽說了，皇上也未必信，還得治我們個污君之

罪，把腦袋要了去。」兩個太監你一言我一語地互相警告着。

溥儀明顯地感覺到，日本人對他越來越不客氣。政治上受挾持，生活上受監視，甚至連生命都不安全了，他擔心日本人隨時有可能加害於他。因而，他整天担驚，害怕，生氣，煩惱，他自願投入了日本人的魔爪，現在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求助於神佛的保佑。有人給他出主意說：「皇上必須有自己的軍隊，而首先要懂軍事的人才，然後，見機行事組織自己的軍事力量，才能和日本人較量。」溥儀覺得有道理，他決定要派人去日本學習軍事，有待將來重用，余思文得到了這個消息，便想方設法討皇上的喜歡，並求日本人在皇上面前美言，希望能有機會去日本學習軍事。即可以飛黃騰達，又能擺脫和皇后的可怕關係。他盼着能得到這個美差。

一天，溥儀將余思文單獨召來御書房，對門口的兩個護衛說：「你們下去吧，我要和余侍衛談點事。」

兩個護衛乖乖地出了御書房，到走廊站崗去了。

待他們走後，溥儀並沒有說話，他從桌上的檀木烟盒裏取一支香烟，點燃慢慢吸着，一會兒又掏出懷錶看看。

余思文見皇上把自己叫來，半天不說一句話，一個勁兒地抽烟，不知是凶是吉，心裏像揣個兔子似的蹦蹦跳跳，沒了生氣，生怕自己和皇后的事走露了風聲。他不眨眼珠地盯着皇上，觀察着他臉上的神色，不敢出一口大氣。

「你看我還像個皇上嗎？」溥儀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讓余思文摸不着頭腦。

「皇上終究是皇上啊！」余思文惴惴地說了這麼一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話。

「你說說，」溥儀對余思文說：「我既然還是皇上，為什麼他們都敢欺負我呢？」溥儀一提起自己不被尊崇為皇帝，處處受人挾持，便神經質地臉色蒼白，夾着烟卷的手也在顫抖。

余思文知道皇上又動怒了，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兩條腿便像被抽掉筋一樣彎曲着落了地，「皇上息怒，奴才該死，惹您生氣了。」他不由自主地跪地哀求。

「虧你還知罪！」溥儀見他跪於地上，仍帶着怒氣說。

余思文一聽皇上說出這句話，心想：完了，皇上今天確是為自己而動怒了。更是嚇破了膽，趴在地下「蹦蹦」一個勁磕頭。

溥儀倒沒功夫琢磨余思文為什麼有此舉動，還以為是在盡他的一片忠孝之心呢！「你還知罪，也算我沒白疼你一回。」溥儀說完進了御書房的內屋，又接着點了一支香烟，坐在寫字臺前大口大口不停地吸着。

余思文跪在門外看着皇上進了裏屋，不敢不跟進去，可是皇上又沒降旨讓他起來，只好跪着用膝蓋爬着跟了進去，跪在溥儀面前。臉上的汗珠像散落的珠子一樣滴滴嗒嗒地掉在地毯上，一會兒就濕了一片。

溥儀看見自己的臣子，這樣聽命於自己，稍稍得到了一點點安慰，已經沒有了怒氣，看着跪

在面前的余思文，吐了口烟，充分享受着主人對奴才訓教的樂趣，問道：「你跟我有多少年了？」

「已經十多年了。」

「十多年我是怎樣經歷過來的，你也都清楚。跟着我也受了不少的罪，起來說話吧！」溥儀起了惻隱之心。

余思文仍然不敢起來：「還是跪着回皇上話好。」

溥儀見他不肯起來，索性就讓他跪在那裏：「我要說的是，十幾年來我待你不薄，你是我最親信的侍從之一。可是，你辜負了我對你的一片希望！」

「奴才對不起皇上的養育之恩。您什麼都別說了，只求皇上賜奴才一死，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恩皇上的。」說完將頭伏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

「我不要你死，而是要你更好地活下去。知錯改了就是了。」溥儀臉上完全消失了怒氣。

「什麼，改了就不治罪？」余思文驚訝地問。

「是啊，這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可對於我最信任的人是絕對不允許的。」溥儀平靜地說，「我聽說你最近去過站前小巷找女人，有時候還和底下人一起喝酒賭錢，可有此事？」

「啊！」余思文恍然大悟，「原來……是……是奴才不好，請皇上治罪。」余思文提到嗓子眼兒的心落了下來，原來自己和皇后的事並沒有被發現，他僥倖地抬頭正眼看看皇上。周身已經

滲透了汗。突然打了冷戰，這才感覺到後背有些發涼。

「今天叫你一個人來這裡訓話，可知道我的用心？」溥儀問。

余思文已經不再像先前那樣緊張了，輕輕地搖搖頭。

「我們在滿洲是很難有出頭之日了，所以，我想派你去日本學習軍事，你不是也很想出去嗎！有朝一日建立我們大清的軍隊，也好盡忠盡孝，不要枉費我一片心機。」溥儀說出了在御書房單獨召見余思文的真正用意。

余思文面對皇上的恩典，又喜、又驚、又愧，再也沒有力量挺直腰板跪着了，慢慢地把屁股坐在雙腳上。由於跪的時間太長了，他感到膝蓋有些酸痛。

溥儀見他雙手揉搓着膝蓋，說：「起來吧！」余思文這回乖聽聽命站了起來，不再堅持跪着了。

溥儀打量着年輕、健壯的余思文說：「正因爲我寄希望於你，不能不管教你，從今後要改了賭錢、喝酒找女人的壞毛病，不許去那種下流的地方。不然，到了日本那種地方，會把正經丟得乾乾淨淨，是不能完成學業的。」

「奴才懂了，懂了。」余思文感謝主子對自己的恩賜，激動得熱淚盈眶。「皇恩天高地厚，奴才願在有生之年孝盡犬馬之勞，死而無怨。」

「嗯，知恩就好，日後時刻不要忘了我對你的希望，更不要忘了我的夙願。」溥儀說。

余思文竭盡孝心：「我對天起誓，一切爲

了皇上。」

余思文對於溥儀給他的恩賜感動的五體投地，下定決心報效皇恩，不再幹一點兒對不起皇上的事了，可他卻根本不去想婉容是怎樣地需要他，愛着他。

深夜造訪碰壁還宮

一連幾天，婉容像坐監牢一樣不會出臥室一步，只能透過窗戶，看看外面的世界，她憂悶成疾，頻頻頭痛。大量地吸食大烟，使她的身體越來越壞。

這天，她又站在窗前望着院內，忽見余思文抱着一摞文件匆匆忙忙地往勤民樓走去。婉容多麼希望他能抬頭向她的窗戶望一眼哪！可是婉容直等到他進了勤民樓的大門，才默默地離開窗口。婉容倍覺孤寂，抑制不住內心的苦痛，叫來了唯一能够體貼她的劉媽，無聲地流了一會兒眼淚，還是劉媽知道她的苦衷，說了幾句安慰話。

「您這樣下去會鬧出大病來的。」

「病死了倒好。」婉容抽了一下鼻子說。

「可別這麼想，我聽說皇上這兩天，心情好多了，還要派人去日本。」

「去日本幹什麼呢？他現在什麼都不肯和我說啦！」婉容內心非常難過。

「皇上不來瞧您，他是有事，您別往壞處想，您也該去瞧瞧皇上，他也是怪苦悶的。」劉媽勸說着，見婉容未加可否的樣子，於是，叫侍女爲婉容梳洗打扮，然後去見皇上。

侍女爲婉容用火剪燙着剪短了的頭髮，並說

：「您這樣梳頭真好看，要是樂意的話，我每天來給您捲髮，您看好不好？」

「還是不用吧，整天悶在這個屋子裏，什麼都沒意思。」婉容無精打采地說。

劉媽爲她找出一件素花旗袍說：「皇后要是穿上這件就更美了。」

侍女在婉容梳好的捲髮上戴了一朵夜來香小花，然後同劉媽一起扶婉容走出臥室，過了樓梯口向走廊的另一頭，皇上的臥室走去。

「娘娘主子吉祥！」多日不見皇后的太監向婉容請了個跪安。

「皇上歇下了嗎？」劉媽問太監。

「還沒呢！」

「快去回一聲，說娘娘給皇上請安來了。」

「我這就去。」太監進了溥儀寢宮。不多時就出來了。

「回娘娘主子，皇上那兒正卜卦呢！奴才不敢打擾，怕皇上怪罪。」

「前邊帶路。」婉容有些不大高興。原來，沒有皇上的允許，任何人都不准進見皇上，就是皇后也不能隨便來見。婉容沒好氣地直奔溥儀寢宮，劉媽叫侍女跟着皇后，自己在外面等着。

太監不得已地在婉容前邊伺候着，打開皇上臥室的門，「皇后在這兒歇會兒。」

溥儀聽見外邊有人說話，坐在臥室對面的佛堂裏問：「誰在那兒？」

太監忙說：「奴才回皇上，娘娘主子給您請安來了。」

「不知道我正在唸經嗎？」溥儀責備太監說

。婉容聽見溥儀的聲音和緩地說道：「皇上那兒先忙着，我在這兒等會兒。」

「有事嗎？」溥儀問。

「沒什麼事，來瞧瞧您。」

「那就先回去歇着吧，過兩天再來吧！」溥儀有些不耐煩了。

婉容因爲有侍女和太監在身邊，皇上這樣不給面子，喝退自己，大大傷了她那顆脆弱的心。爲了能够見皇上一面，她耐住性子說：「我要要緊的話要回皇上。」

「你們難道都不懂我的話嗎？我在卜卦、唸經，不見，今天誰都不能見。滾！」溥儀生氣地嚷道。

婉容被溥儀的無情發怒氣得一陣頭暈，差點兒摔倒。侍女忙托住她的胳膊。太監嚇得後退到門口，雙手垂立，不敢再留皇后待會兒，可又不敢奉旨叫她出去，只好呆若木雞地站着一言不發。婉容渾身顫抖，任憑淚水往下流，叫侍女扶她回去。

太監哈腰跟在婉容身後勸說：「皇上心裏不痛快，火氣大了點兒，這會兒唸經怕是正過『白骨關』呢，不能見女人，我們都格外小心伺候，弄不好就要挨一頓板子。所以，您請別介意別生氣。」

「等皇上順過氣來，別忘了提醒皇上過這邊來瞧瞧，娘娘的身子骨常不舒坦。」侍女沒好氣地對跟在身後的太監說。

「知道了。」太監答應着。

也不知是太監根本就沒提醒皇上去看皇后，還是皇上来本就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總之，婉容與溥儀的臥室，雖然只有一道走廊之隔，婉容却是遲遲沒能見到皇上的面兒。

爲未出世孩子而求

一天，婉容正站在窗前，望着通往勤民樓的必經之路，她現在恨皇上冷淡，無情，又盼望着余思文能給她一點兒安慰。

突然，劉媽驚喜地跑來對她說：「剛才余侍衛對我說，他有事要見您。」

「真的，他現在在哪兒？」婉容急切地問。

「瞧您急的那樣兒！」

婉容的臉一下子紅到了脖子，不好意思地轉過身，背向劉媽問：「沒說有什麼事嗎？」

「說有要緊事想請您幫忙。」

婉容恢復了平靜，矜持地對劉媽說：「讓他先到書房等我。」

「是。」

余思文心神不寧地坐在婉容書房的椅子上，五個手指不停地敲擊着桌子。

書房門被輕輕地推開了一條縫，余思文趕忙起身。劉媽探進頭來，看看等在那裏的余思文，然後退了回去。隨後婉容進了書房，門便被反鎖上了。

「別……」余思文要去制止，已經來不及了。

「你不要怕，劉媽是個心地很好的人，她不會說出去。這樣，我們今天可以痛痛快快地說說。」

心裏話。」婉容安慰余思文說。

「謝謝皇后一片苦心。」余思文說完低下了頭。

婉容見他低頭直立，忙向前走了兩步，歪頭看着他的臉問：「聽說你有事情要我幫忙？」

「是，我向皇后謝罪，並要您依我幾件事。」

「謝罪談不上，要我依你什麼事，只要我能做到的都依你。」婉容溫情地說。

「我說的您都能做到，」余思文像背誦文章一樣地說，「我要您從今天開始早睡早起，不要遲眠晚宴，損害自己的身體；請您以後不要再吸那種有毒的烟，折騰糟蹋自己，爲了皇上，爲了將來，您也一定要戒烟。」

「僅僅是爲了皇上，爲了將來嗎？爲什麼不提你自己呢？」婉容不解地問。

「因爲，」余思文猶豫了一下回答，「因爲我不值得一提。」

「嗯，這是你的理由，」婉容說，「還有什麼要我依你的嗎？」

「有，最重要的就是求您把我忘了，永遠忘了吧！」余思文說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

婉容被他這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你這是怎麼啦？」忙去扶他起來。

「我早就說過，我有罪，我今天是來向您請罪的。」說完痛苦地低下頭去，不敢正視婉容。

「爲什麼這麼長時間見不到你，有什麼事，一定要和我說明白，我會幫助你，看見你這麼痛苦，我心裏也不好過。」說完拉余思文坐在椅子上，

上，「坐下說吧！」

婉容手剛鬆開，余思文就又站了起來，不敢就坐。婉容憐愛地以雙手按其雙肩，「你今天怎麼啦，坐呀！」

「我還有一句話說，不過……」余思文吞吞吐吐地說：「請您不要恨我。」

婉容極力地安慰他說：「無論你怎樣，我都不會恨你。」

「我今天是來向您辭行的。」余思文說完盯住婉容，看她怎樣反應。

「辭行？你要到哪兒去，得多長時間？」

「到好遠好遠的日本，時間也沒有一定，也可能是一輩子。」余思文不動聲色地說。

婉容睜大眼睛看着他問：「要離開我？」

「多少天來，我不敢見您，更不敢告訴您，怕您不依我，更怕我自己越陷越深，我們越是要好，我就越對不起皇上，也對不起皇后。這次皇上派我去日本，總算有了一點解救的辦法。余思文說完，好像輕鬆了一些。」

「這麼說，你已經答應皇上去日本啦？」

「君命不可違。再者說，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既救了我，也救了皇后。到了日本我定好好完成學業，報答皇上皇后的恩德，贖回我九死不得一生的罪過。」他認真真地表述着自己的衷情。

「罪過！你的罪過莫如我深。不過，你想過沒有，你走了以後我會怎麼樣呢？」婉容問。

「想過，我不止一次地想，有我在一天，皇后多一天苦惱，所以我求您把我忘了，和皇上還

像在天津時一樣和好嗎！」

「那已是不可能的了，忘了你更不可能，就是我想忘掉你，也是做不到的了。」婉容說。

「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也一定能把烟戒掉，您這樣下去會把自己糟蹋壞了。」

聽了余思文多少有點兒關心的話，婉容難過地轉身抽泣：「早已糟蹋壞了的，就不要讓它再好起來，索性毀掉算了。」

余思文也頗受感動，忙扶着婉容的肩頭安慰說：「您可千萬別這麼想，將來皇上有出了頭之日，您也就好起來了。」

婉容哭着說：「我心裏明白，我永遠不會好啦，爲了淑妃在天津離婚的事，皇上始終怨恨我，再說現在我已經……你無論如何不能走，如果一定要走，也得過個一年半載。」她死死拉住余思文的胳膊，「我求求你，不要丟下我不管，我代一個未出世的孩子求求你……」說完無力地蹲下身去，跪在余思文身邊。

余思文嚇得倒退了好幾步，差點碰翻了椅子，「你……已經……像佛庫倫……？」

婉容流淚飲泣，咬着手指點點頭。

蒼天不容該怎麼辦

「天哪，蒼天不容啊！這可怎麼辦，」余思文跑到婉容跟前，兩人面對面地跪着，雙手抓住婉容的胳膊使勁地搖晃，「你快說呀，我該怎麼辦？完了，我們都完了。」

婉容見余思文被嚇成這個樣子，擦去臉上的淚水說：「你不要難過，是我不好，害得你整天

擔驚受怕。不過，我絕不後悔，我感激你，是你救了我，在我欲死不能，求活無望的時候幫助了我，讓我嘗到了在這個世間僅有的一點兒歡樂。我說過，我是天下第一罪人，這回我一定要拼着性命救你，幫助你，也要救救屬於我們的小生命。」

「你怎麼救得了哇！」余思文近似於嚎叫地說。

「一旦事情敗露我就是死也不會把你說出去。」婉容堅定地說。

「這麼說，我可以走啦？」余思文好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樣。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你只想到走嗎？只有走才能救你嗎？你就不再想知道我會怎麼樣嗎？還有我們的小生命是什麼樣？」婉容對余思文的執意要走，很不理解。

「你讓我怎麼辦，我不能總是這樣做偷主子的奴才，要改變自己只有走！」余思文似乎很有道理地說。

婉容被余思文自私心理的表白驚呆了，她好像當頭挨了一棒。

余思文這時才想起來，得想點辦法……，「是啊，讓我想想，」用拳頭敲打着自己的腦門，「噢，有了，你可以用藥把他……」

「什麼，你是說，打胎？」
「這樣既救了你，也救了我，又免去一樁麻煩。」

「虧你想得出。」婉容這時開始懷疑余思文是自己所愛過的人嗎？她感到陌生。

余思文根本顧不了許多，他現在首先想到的是，快點兒逃離這個足以要他命的地方，再就是想到了皇上至高無上的尊嚴，想到他對不起皇上，「我再待下去還怎麼有臉見皇上呢？」
「你就這樣走了，日後九泉之下怎麼有臉見我呢？」婉容難過地說。

「可是我不能老是這樣君不君臣不臣地活着，您是皇后，不能丟了您皇后的身份哪！」

「皇后身份？」婉容苦笑道：

「我早已成了被打入冷宮的女人，每日以烟爲伴，皇上早已把我忘了，家裏的人也不管我了，下人們背後喃喃咕咕地議論我，在你的心裏我早已不是皇后，而是你的……」婉容話到嘴邊又噤了回去。

「所以我後悔死了，我恨我自己，請皇后饒了我吧，讓我走得遠遠的，把我忘了吧！」余思文又跪地求婉容寬恕。

婉容這時才認清了余思文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她痛恨已極，轉身不願再看見他。

余思文見婉容還不吐口讓他去日本，氣急敗壞地求道：「您不要老是想着自己，也要爲我想。」

婉容突然轉身，睜大兩眼怒視着他，「你過來，我再跟你說一句。」

余思文剛要起身，「啪」的一聲，婉容使盡全身力氣打了他一個脆響的耳光：「滾！」

余思文聽見婉容放行的命令，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似的，連滾帶爬地恨不得一步跨出門去。只因劉媽已經把門鎖上了，他無法逃出去。

婉容見余思文不顧一切地跑向門口，她悔恨交加，無力地倒下身去。

余思文剛要來扶她，婉容掙扎地推開他伸過來的胳膊，重複着余思文剛才說過的話罵道：「偷主子的奴才，滾！滾吧！」

守在門外的劉媽聽見拉門聲，忙開了鎖，還沒等她把門開開，余思文已奪門而出，「快、快。」用手指着裏屋，冲着劉媽喊。然後，三步並作兩步跑回自己的住處。

婉容雖然恨透了余思文這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但畢竟是自己愛過的人，她恨自己有眼無珠看錯了人，她把一切怨恨和罪過都留給自己沒有再去難爲任何人。因此，余思文如願以償，順順當當拜別了皇上，去了日本。

臨走之前，他也沒忘了給「可憐的皇后」留下一封思斷情絕的信和一封「虎狼藥。」婉容哪裏知道余思文不僅僅是意淡情薄的負心人，而且還是幫助日本人將她和溥儀的命運推向日本侵略者絞索下的特務。

余思文也何曾想到，投靠日本也沒能實現他擺脫奴僕地位，爬向軍界的野心。隨着其日本主子的垮臺，反而落入了中國人民的法網，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未完待續）

本雜誌本期裝訂如有掉頁、缺頁、破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